

湘江艺话

一榻菰蒲 诗意生涯

倪文华

近日，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书法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在绘画馆的首展展出中，倪瓒代表作《六君子图轴》在列。2018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董其昌书画展，我曾专程从长沙赴上海观展。那一次，也展出了这张图，让我怦然心动。

这幅纸本水墨小画，透着大气风格。此画作于元至正五年(1345)，倪瓒三十九岁时，正是其画风酝酿成熟期。此时他已能熟练使用“一河两岸”三段式平远构图法，这是他的画学精粹处之一。图中绘六树参差，用笔简洁，行列修挺，疏密掩映，气象萧索，高淡疏远。黄公望题跋“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从此之后，他的山水画几乎没有离开过松石平坡、沙渚远山和茅亭竹篱。

我见过一幅盖有乾隆帝御览印、张雨题款的《倪瓒像》。倪瓒身形微胖，素衣宽帽，端坐宽大的红木榻上，左手握卷，右手执笔，正欲题诗作画。背后是山水画屏，左右是男童女婢侍奉，彰显一派雍容高洁气息。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年轻时所营造的“清閤阁”或“云林堂”之景致。

当读到倪瓒《怀归》诗：“久客怀归思惘然，松间茅屋女萝牵。三杯桃李春风酒，一榻菰蒲夜雨船。鸿迹偶曾留雪渚，鹤情原只在芝田。他乡未若还家乐，绿树年年叫杜鹃。”流寓“松间茅屋”，置身“一榻菰蒲”的意境与画里的感觉有天壤之别。很难想象过去那个坐拥“清閤阁”“云林堂”“海岳翁书画轩”，族属寝盛，富甲一方，贵重于乡的倪家主人如此穷困凄清。其62岁时漫题句“昔日挥金豪侠，今朝苦行头陀”是其晚年生活困顿、衣食不周的真实写照。

读到此诗，很自然就会想到黄庭坚的诗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可以看出，倪瓒是化用了黄的诗句。但由于情境心境不一样，表达的意境有别，故有不同之处。黄句更有时空感，是作者与友人桃李春风酒别十年之后发出的感叹，这种情感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厚度。而倪句更有当下感，是作者于风高浪急的雨夜之时，坐在船中菰蒲上怀想着归家的当下之情。其实，此时倪瓒已在外风雨飘摇了近二十年，想家念家却已无处可寻、无家可归。“天地疮痍谁复悯，江湖羁旅我同心。故山日日生归梦，翠竹青松自百寻”就是他真实的心境。“还家乐”只是他的一种愿望而已。“一榻菰蒲”成为倪瓒一生的影像。

倪瓒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浩癖只是个传说，而有据可查的“逸事”却不少。1306年，元朝开国三十五年，倪瓒出生在江苏无锡梅里村一个富裕人家。初名珙，后改瓒，字元镇，号云林居士。他幼年丧父，靠长兄抚养。青少年时衣食无忧，自在逍遥，不谙事务。二十七岁时，长兄、嫡母、老师相继去世。三十岁时遇天灾、瘟疫与民变，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不善持家



《六君子图轴》纸本墨笔 元 倪瓒 29厘米 x 33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理事的倪瓒只能避身诗文书画茶酒美食。五十岁左右，他变卖了家产，并将所卖钱全部给了张姓好友。携家避兵笠泽，浪迹太湖中，逍遥天地间，行踪漂泊不定。作为一个在元代高压政治下的文人，倪瓒散尽家财，漂泊隐居于湖山之间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心情想必十分复杂。但他决然告别过去的生活，将自己的后半生交付山河湖海，交付诗书字画。这是一种精神的交付，是对生命的更高寄望。从元至正十三年(1353)，到他去世的20年里，他全部的生活就是悠游访友、诗画自娱，过着泛舟漫游、云游无定的隐逸生活。

倪瓒是个情趣横溢的人。首先他是个诗人，他用诗记录自己漂泊的人生。在蒙元时代，他的诗名远胜于画名，当时求他写诗题诗之人多于求画的。传世诗作也最多，其墓志铭以诗人记之，而无一字涉及绘画。他信笔成诗，意境清幽，气象旷达。他的诗多为题画、隐逸、唱和之类，多为吟咏性情之作，身处乱世，不乏人生感慨。其

诗萧淡冲雅，不屑于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绳墨。“其清新典雅，迥无一点尘俗气，固已类其为人。”

当元明之交，东吴一域，智者献谋，勇者效力，学者售能，唯倪云林甘于抱清贞绝俗之志，卒闲其用。既未仕元，也不仕明。他置其田产，与渔夫野叟混迹于五湖三泖间，丰采益高，理致冲淡，尤负气节，更见本性。“乱离漂泊竟终老，去住彼此情为情。孤身吊影吾与我，远水沧浪堪濯纓。”春风多雨的清明节，寄人篱下的无奈表现无遗。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天下新安。年老孤苦、贫穷清寒的倪瓒还在漂泊，借居度日。明洪武七年(1374)是他生命最后一年。结束二十多年离乱飘零的生活，春秋六十九载，生命终结在好友夏家的停云轩里。仿佛宿命一般，他的最后一站终止在“停云轩”。“莫负尊前今夜月，长吟桂影一展眉。”“临病中咏怀，在‘白发悲秋不自支’的生命尽头，依然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眷恋。”

三

好诗之人大都爱酒，倪瓒亦不例外。在云林堂宴集，他与好友张雨“坐对盈樽酒，欣从心所亲”于烟渚溪船留宿处，“把酒风雨至，论诗烟渚前”，对客访友，饮酒赋诗，好不惬意。倪瓒曾居好友陆玄素家四年，不知与之喝过多少酒，醉过多少回。当其后人索画时，不但为其画竹石，还主动题诗其上，已然六十岁的老人思及故人还不忘“何时重相过，烂醉得佳眠。”中秋时，六十二岁的倪瓒为友邀于快雪斋酌酒，“我醉行吟踏秋月”“心境冷然同一浩”，酒醉心明，心同皎月。而其描写醉后失态乞药之诗“枯肠嗜酒复畏醉，既醉渴心真欲狂。为解晓醒喉吻痛，大金花剂性偏凉”，生动有趣。友人知其好酒，每置酒相邀，“置酒邀余写竹枝，隔竹庭人夜深语。”看来画到夜深，酒也喝到深夜。迎来送往时饮、喜怒哀乐时饮、游山玩水时饮、吟诗作画时饮，致其晚年因患赤白痢疾而逝。

倪瓒好茶。而且还是花茶的引领者，精致生活的力行者。在《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就记载了橘花茶、莲花茶的制作方法。明人搜集的《云林遗事》记载了倪云林开发的清泉白石茶。研茶鉴水，清饮雅尝，清泉煮茶“蟹眼”水浸茶，“响水”泡茶，在艺术上深具高情雅怀的倪云林，同样开启了生活上高洁和清致的个性化品格。其诗中有很多写茶的诗句，《安处斋图》题句“菊苗春点磨头茶”，《龙门茶屋图》题“茶屋白云泉”，《北里》题“人语烟中始焙茶”，《过许生茅屋看竹》题“唯茶声远隔溪闻”，《送徐子素》题“贮火茶炉作雨声，两株松下煮春茶”等等。其独立不迁之思想，“赏其处为知己”的山水画、“只傍清水不染尘”的写意诗、远离世间烟火的上品茶，道法自然，崇尚意境，如出一辙。

倪瓒还是个美食家。《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就收录了他家的食谱约五十种菜点饮料的制法。最负盛名的一道菜就是云林鹅，袁枚《随园食谱》也收入了此道菜。还有雪花蟹斗、蜜酿蛴蛴等，光菜名就不一般了。明清以降，倪瓒画名掩盖了诗名，与黄公望、王蒙和吴镇并称“元四家”，开一代“逸气”画派。当倪瓒开始浮游生涯之后，每独对太湖而画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他的平远构图，折带皴法，润洁、空明、澄清、幽远、高逸、寥廓的意境，开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绘画风格，成就了中国山水画上的一座高峰。董其昌题赞“云林画虽寂寥小景，自有烟霞之色，非画家者流纵横俗状也”，并誉为“古淡天真，米痴后一人而已”。

倪瓒是孤高清迈之人，晚年生活又清贫困苦，但他的生活是如此丰赡，他的精神是如此阔达。无论是松间茅亭里的一席菰蒲，还是雨夜舟船上的一榻菰蒲，倪瓒用他孤高圣洁之生命体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高洁的诗意世界。还是用倪瓒生前挚友张雨题《倪瓒像》中的句子为联来记住他吧：

产于荆蛮，神交海岳；
寄卧云林，意匠摩挲。

粉墨登场



《倩之韵秋》剧照。

作者供图

今年是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诞辰135周年，欧阳予倩出生于浏阳，在戏剧编导、戏剧教育、电影创作、戏曲改革、舞蹈研究及社会活动领域有显著成就，是中国高等戏剧教育的领航人，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

近期，由中央戏剧学院创立了首届“欧阳予倩戏剧奖”。在欧阳予倩的老家乡浏阳，早在2004年就建起了欧阳予倩文化艺术中心，但是多年来还没有一部表现欧阳予倩的戏剧在这里上演。近日，讲述欧阳予倩的音乐剧《倩之韵秋》终于登上舞台，这是对这位戏剧大师的最好纪念，也使得这座文化艺术中心更加名副其实。

看了音乐剧《倩之韵秋》首场公演，我不由得想到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自传《诗与真》。《诗与真》记录了歌德26岁之前人生中最初的爱恨和痛苦，追求与失落，信仰和思考。《倩之韵秋》节选我国话剧开山祖欧阳予倩从17岁至37岁间，追求“伶人梦”，收获爱情的故事。全剧洋溢着爱国向上的旋律、青春浪漫的气息、求真唯美的格调、为艺献身的胸怀，堪称一曲“戏与爱”的赞歌。

20世纪前半期，西风东渐，中西文化空前激荡交融。留学东瀛的少年欧阳予倩，深受西方戏剧影响，决意献身戏剧事业，通过戏剧开展社会教育，唤醒沉睡的人们。而此时的故国、故乡，人们大多对演员仍以“戏子”相呼，视为不入流的职业。

欧阳予倩奉母之命，在17岁时与父母包办订婚的对象刘韵秋订婚。对当时的知识青年而言，摆脱包办婚姻是潮流和时尚，甚至是进步的表现。而欧阳予倩与刘韵秋却在婚后短暂的相处中心心相印，并在刘韵秋支持下离家出走，继续未竟的学业和“伶人梦”，留下韵秋侍候公婆，忍受亲族和地方的责难。《倩之韵秋》塑造了“以戏为命”的欧阳予倩和“以爱助戏”的刘韵秋双主角形象，唱响了一曲献身艺术的“戏”之歌和牺牲自己成就爱人、成就艺术的“爱”之歌。

《倩之韵秋》情节集中，结构和节奏把控巧妙。欧阳予倩一生事迹众多、头绪纷繁，取材和剪裁都特别需要功力。编剧只撷取他追求“伶人梦”和刘韵秋助夫圆梦的情节入戏，全剧有名有姓的人物仅五人，其余角色皆为群演，这样就做到了主题鲜明，主线突出、不蔓不枝。

在结构上，全剧除序幕、尾声外，由六场戏组成，在日本、浏阳、上海三地展开，场景跨度虽大，转场跳跃性强，但围绕情节主线而实现，并不突兀。在节奏的把握上，男女主人公从完婚到雪月之夜互诉衷肠，以及韵秋独守家乡思念夫君这三场戏比较舒缓，而惜别东京和上海滩的戏则采取较快的节奏，与时势背景、人物心理丝丝入扣。最独特的是第五场欧阳予倩与刘韵秋在东京排练和上演《热血》话剧，节奏空前紧张，不断反复，不断强化，表现了欧阳予倩在求艺之路上不断精进、渐入佳境。

《倩之韵秋》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实与浪漫多重文化元素、审美风格。

剧中反复强调浏阳籍哲人谭嗣同对欧阳予倩的精神引领意义，昭示了先贤楷模对欧阳予倩人生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影响。欧阳予倩在求艺与孝亲、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河野菊或明或暗的追求)之间的迎拒取舍，表明他是一个以传统伦理立身，明大义、持大节，又有现代视野的先进知识分子。刘韵秋则是一个兼具忠贞、忍耐、温婉等传统东方女性美德，又知书达理、进退有度，能于风尘中识英雄，反叛世俗观念、趋向进步的形象。

两位主人公身上都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与交融。而第五场戏与其他各场之间更呈现一种东西方戏剧审美风格上的差异张力，丰富了该剧审美元素。该剧总体采取现实主义手法，注重写实和塑造典型性格，但在艺术风格上却又突出写意性，有大量留白，且自始至终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青春浪漫情怀，使得该剧更易与年轻观众同频共振。

《倩之韵秋》歌词精美、音乐丰赡、表演到位。音乐剧中歌词是灵魂。该剧语言讲究，场次标题、对白、歌词在明白易懂的现代口语基础上，恰到好处地点染古典诗词名句，营造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唯美氛围。在音乐上，全剧以中国现代通俗歌曲、传统戏曲音乐元素和民歌风格相结合的民族风格为底色，以大量典雅、抒情、灵动乐段为特色，贴近本土观众欣赏趣味。该剧年轻的主创团队，包括导演、主演等用心创作、倾情演绎，使编剧、作曲的创作初衷得到了较为完美的呈现，使主要人物形象不但在舞台上鲜活生动起来，而且能走进观众心中。

在剧情上，剧中设计了欧阳予倩多次舞剑和刘韵秋向他学剑的情节，作为二人爱情深化的“桥段”，这样设计也未为不可，且具有较强视觉效果。但笔者以为，如果能发掘一个与电影《秋之白华》中象征翟秋白与杨之华爱情的“秋之白华”印章类似的“信物”，进行反复渲染，也许效果会更好。

我们期望《倩之韵秋》在浏阳长演，使欧阳予倩与他的故事代代相传、长留天地间。

音乐剧《倩之韵秋》：一曲「戏与爱」的绝唱

谢子元

艺术论坛

《树的审判》： AI戏剧新探索，映照人性社会深渊

安娜 潘林芝

11月2日晚，由湖南省文化馆出品的原创生态科幻悬疑话剧《树的审判》在长沙实验剧场首演，吸引600余名观众共同揭开“真相”。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AI+戏剧”盛宴，不仅以独特的主题和深刻的内涵吸引了

众多观众，更通过AI技术的巧妙融入，为传统戏剧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

演出从5位陌生人在一个超现实空间中的纠葛开始，在极端环境背景下展开了“生存游戏”。这更是一次深刻探讨人与环境

资源关系的直白审判，借此映射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荒诞行径，讽刺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舞台呈现上，导演曾敏在视觉和叙事上交织了魔幻和现实，嵌入AI技术，在“习以为常”的浓雾中，拨云见日般寻找“真实”的世界，创作出一种“新幻想现实主义”风格。剧中，泥瓦匠、设计师、孕妇、污水处理厂厂长、老师五个角色带着各自隐情拆解“真相”，穿梭于冰川纪元、热纪元、乱纪元、恒纪元未来四种异空间中，又不得不走向猜忌、推诿、指责、厮杀，直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逐一逝去。看似掌控一切的X先生如同五人欲望催生的虚拟人物，又反向刺激五个角色自露马脚。

冷硬的铁门、富有张力的枯树、棉花糖般的巨大云朵、煎鸡蛋一样的变形挂钟、森冷的动物骨架……随着剧情展开，不得不让人注意到五个角色身上的符号装饰：林老师的围巾、王厂长的包包、设计师的尾巴、孕妇的围裙、泥瓦匠的油漆桶……这些细节似乎充满隐喻，每个人带着他们如同困兽一般，

在有限的空间里挣扎、冲突，试图在“审判之地”寻找出口。

最后，真相揭开，舞台上每个人陷入迷失。所谓“真相”，究竟是以图恩藉既定残酷事实的发泄，抑或众人为了逃避自身责任，而共同编织的一场自我安慰的借口？开放式结尾，留给观众较为开放的思考、讨论空间。万物生生不息，物种与物种，物种与环境如何和睦相处成为当下共同面对的课题。

X先生演唱的插曲《人世囚笼》歌词所唱“这世界，是个巨大的笼子”暗示选择时个人设限与迷茫，但是又不得不作选择，正是这些必要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并持续不断地构建与重塑这个世界，引领我们走向光明或黯淡的未来。

《树的审判》不仅是一部话剧，更是一次“AI+戏剧”的深度融合探索。它以树为镜，映照出了人性与社会之深渊；而AI技术的加入，则让这场探索更加深入、全面。让我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对自身的行为与社会责任进行深刻的反思。



《树的审判》剧照。

资料图片